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

第六回 望長江顧夫人哭閨女 弔陷肪璞公子得石匣

明月昇天際，江上清風吹。文章味雋永，知者竟是誰？

話說顧夫人要救姑娘，亂嚷亂哄了半天，叫好多水手下水打撈了很長時間，還是無影無蹤。眼看太陽下山，雲霧瀰漫，分不清東南西北。船隻彙集一起，水手們都來向管家稟報：「這個地方正是金山龍潭，急流險湍遠近有名，失足落水萬無生還，應稟報太太：明早派一二人順流下去尋找屍體，或許能夠找到。眼下萬人下江也是徒勞。」管家們只好將那些話回明太太道，「請太太寬心，這也是大姑娘的劫數罷了。」顧夫人聽了那話，不禁放聲號哭。從娜氏到丫頭、婆子無不哀泣。全家傷心，上下悲凄，連晚飯也沒顧上吃，徹夜不安。尤其憑霄痛不欲生，幾次要投江自盡，幸虧瑞紅等苦苦勸阻才算停下來。顧氏聽了更加悲愴，把憑霄叫去教誨道：「你的主人不幸失足落江，這也是前世注定的劫數，生死有命。把你先放在太太跟前，明日到家後我一定給你找個終身依靠，不必如此顛顛預預的毀掉自己。」憑霄哭道：「婢女受姑娘恩遇，情同母女，現在情願跟琴姑娘同去九泉，伏侍姑娘！」說完在地下打滾兒號哭。娜氏道：「你要遵循二太太之命，不要焦躁，等找到姑娘的屍體埋葬以後，你再死也不晚。況且看小姐的相貌，不是短命的人，將來可能救活也未可知。」眾婆子拭淚，照著這幾句話又勸了二太太一番。

顧氏哭著對憑霄道：「你起來，我到金山寺燒香後再往四處派人尋找，沒有找不著的道理。」正在悲愁之時，管家從艙外稟報：「金山寺長老率領眾和尚出來迎接太太，說：『燒香早些上來。』廟裡又備了幾頂轎子等候在江邊。」顧夫人道：「有勞長老，先請回寺，我隨後即來。」叫他們先回去了。連忙梳洗整衣，眾婆子吃了些東西後一齊登岸。又叫來一個管家道：「你快坐小船先到老爺跟前稟明小姐的事兒，從那裡多找些水手沿江尋找姑娘屍體。」說了又哭道：「船上的如若找到了姑娘的屍首，好好為我們埋葬。我們在寺裡為老太太誦經後也增資為兩個姑娘祈福。」那管家「喳」一聲答應，租一隻舢板飛也似的駛去。顧氏和娜氏將隨行人員一半留在船裡，領著群丫頭婆子上了岸。坐轎不久，到半山腰的大廟山門。廟上眾僧知道來了施主，撞鐘敲鼓舉行法會。

顧夫人轎子抬進山門到天王殿前下轎，長老向前合十施禮，從甬路上引路直登大殿。正中供奉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佛尊，佛案上的門大晶鉢燃著長明燈，祭案上都是寶香和淨瓶，滿殿的五百僧侶同聲高誦《大陀羅尼普度經》，燈火輝煌，香煙繚繞，實在引人起超度紅塵，遁入空門的遐想。

顧夫人先敬供三炷香合十祈禱：「敬托祭祀之福，願六輪眾生普渡苦海。獻第一炷香恭祝我們歸西的老太太得生在極樂淨土：獻第二炷香祈求讓我們夭折的姑娘們迅速轉生：獻第三炷香祝願我們老倆口和全家男女無病無災，太平安康！」祈禱完畢，對眾婆子道：「這是我們江南地方的頭等禪林，蓬萊仙島也無過於此了。」

娜氏帶眾婆子依次燃燈燒香，默禱了自己的心願。憑霄忽然「天啊！」一聲悲啼，哭得涕淚滂沱，力竭聲嘶，昏厥過去。

顧氏、娜氏等都忍不住同聲哀泣。眾婆子勸憑霄道：「你別哭了！何苦叫太太們傷心。」瑞紅也哭著將憑霄拉走了。

主持僧邀太太到方丈客室獻茶。顧氏率眾來到方丈客室一看，疏竹曲池，古木靜齋，格外深邃雅潔。顧氏問：「原訂為三十六僧，現在為何請了這麼多位？」長老笑嘿嘿道：「佛法無邊，多多益善哉！」顧氏想為姑娘們啣經超度也是一樣，命管家們按僧散發佈施。喝完茶回去，長老送出山門，橫持拂塵辭別道：「夜間放盂蘭盆河燈，再啣經一次不是更好嗎？」末等顧氏開腔，一個管家接過來道：「索性放。百天的燈怎麼樣？你們這些長老的大慈大悲，太過勁兒了吧？」長老聽了呵呵一笑。

顧氏等叫那個管家留在這兒晚上放燈，坐上轎子下山。剛上船時，家人傳達：「老爺從瓜洲渡口找到了姑娘的遺體，想同老太太的靈柩一起平山堂埋葬。」顧夫人急著去看，叫船快點走，她俯瞰那波濤洶湧的長江，實在憋不住放聲號哭。娜氏也是個愛哭的人，忙從旁邊助威。幾個船上的丫頭、婆子們齊聲大哭。聲音隨風飄揚，有高有低，有粗有細，從遠處聽來還甚悅耳動聽。

原來金公在瓜洲停船，那天早上去金山寺進香時，正是安葬太夫人靈柩的日子，將要起錨，顧夫人派的人來到這裡報告了小姐掉到江裡的事兒。金公大驚，頓足叫苦，痛哭了一陣子，忙叫水手們尋找。因為安葬太夫人靈柩的事兒也不能誤，忙往江邊走去。一個家人飛跑前來稟告：「在江口沙灘上找到了小姐的屍首。頭髮散開，臉上身上沾滿了泥沙，兩手帶著金鐲子、明珠耳墜，伙伴們都說是咱們大姐姐，請老爺去看。」金公聽了這話，心肝都碎了，皺著眉頭道：「是就是吧！我還看那個薄命的姑娘做什麼？你們快去買棺木，僱人抬到平山堂，我將她葬在老太太跟前就是了。」那人領命，「喳」一聲走了。

金公船靠岸，僱人抬太夫人的靈柩，自己步行，不久到了平山堂舊墳地。家人前天來掘了墓穴，準備停當，金公哭拜了父靈，與母親靈柩合葬，添土成墳。剛舉哀完畢，一群人抬來了紫樹的棺木。金公看了淚下如雨，在太太夫人墓旁挖個坑草草埋葬，立了個石碑，記上了名字。

那時日已偏西，起了風，剛要回去，家人傳話：「太太來了。」從山麓兩頂小轎飛跑上來。金公哭著迎上前去。顧、娜二夫人下了轎，先哭拜了太太夫人墓，來到紫樹墓前，顧夫人高聲哭喊，喉嚨氣憋，昏厥倒地。金公忙扶起，老倆口手拉手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。

正是：

人生萬事皆無味，白髮反送黑髮人。

金公一看丫鬟憑霄手裡捧著一個紫檀木小匣，跪在墓前哭。詢問緣故，瑞紅道：「這裡面是姑娘平時寫的詩畫和用的針線，都是她最喜愛的東西。留下來反而引起太太的悲傷，想一齊埋下，不料沒有趕上才哭。」金公點頭，不勝悲痛。因近處有石工，拿來一個石匣，裝在裡頭埋在墓前。

家人稟報：「日將落山，到船上還有二里路。少爺也快來迎接了。」金公念子心切，催眾人坐轎上車向江邊而來。

原來金公有一子，名喚金鍾，年方十八歲，比紫樹小三歲。在浙江的從弟金星漢無子，才收養的。現在星漢去世，金公子聽說父親要來，與老管家劉功修繕舊居庭院，諸事繁忙，耽擱了不少時間，今天剛到瓜洲渡口迎接，恰好老爺太太不在船上。剛剛登岸，金公騎馬先到。金鍾忙跪在馬前迎接，金公看兒子長高了，由悲轉喜，進船艙裡坐下。隨著顧、娜二夫人到來，看兒子器宇不凡，知書習字，心裡略感寬慰。

次日早晨，起錨之前，金鍾上平山堂叩拜祖父母和姐姐的墓回來，隨同父母回浙江。日偏西前到了江南岸，金公家人備了車轎馬匹等候迎接，至友親朋也都來了，親戚見面悲喜不提。不久都進城，到衙門前一看，家院修得如同新建一般，金公大喜，與親戚宴樂三天。

從此秋盡冬過，又到初春，不料山陽宋知縣為給兒子娶媳婦，托本城大都縣知縣，與兒子宋濤同來。按理金公將姑娘落水一事說明，以退婚為宜，卻怕家醜外揚，與夫人商量。顧氏早有把憑霄嫁給的意思，按著以翠玉替香菲出閣的先例，將憑霄代紫樹出嫁了。

這事對顧氏來說，將憑霄當小姐嫁給官宦子弟是無比的恩典，但對憑霄來說哪裡談得上恩典，只是無限的痛苦罷了。金公雖是官高望重，胸懷寬廣，畢竟沒有讀過書才出了這般紕繆。不想那宋濤雖然長得醜陋不堪，卻有君子善心，將憑霄看成水月觀音菩薩，尤其其他還有一個迎合女人心理的本事，不到一年就生了一個小男孩兒，孩子不像父親，五官面貌很像母親。宋知縣看了知道宋家有後，放心舒懷，將孫子看如至寶。憑霄知道大局已定，在枕席之間說明真相，那宋衙內毫不在意，摟抱著憑霄說：「即使是琴默小姐，哪能比得上你？」因此，只是瞞著宋知縣罷了。

賁侯進京前的二年間有這麼多事兒。這是《一層樓》之後，《泣紅亭》之前的故事，憑霄講的那有我說的詳細！

正是：

說盡實情鐵石熔，奇文流傳沉珠玉。

卻說憑霄將紫樹死去的事兒從頭到尾粗略地敘說之後，璞玉聽了五臟碎裂，實實難忍，忙辭別憑霄出去。將上轎時，那末衙內掙扎著出來喊道：「飯飯飯也不不吃……我我我……還沒完，失失失……迎。」璞玉沒等他說完，拱手說一聲：「再見！」就坐上轎，催轎夫快走。出了城門，放聲大哭，說了聲：「哎喲！我的姐姐！」就涕淚滂沱，泣不成聲，嚎哭起來。兩個轎夫嚇得魂不附體，飛也似的奔跑。瑤琴、寶劍追不上，氣喘吁吁的，還連聲哈哈大笑。馬柱勒住馬喝道：「大爺哭，你們不趕快跟上，笑些什麼？」瑤琴笑道：「那末衙內邁一步放一個屁，真薰得受不了。」寶劍說：「那不算什麼，他掙扎一次放一個屁，你准沒聽著。」馬柱也被逗笑了，催促小子們快走。從山陽城門到河邊有五六里路，璞玉連聲啼哭，看見大船方才停止，擦了臉，斂了聲。兩個轎夫抬到河邊，璞玉下轎。轎夫從馬柱手裡接過轎錢，離開了哭鼻子大爺就走了。

璞玉進艙，向金夫人哭著詳說了那些事兒，金夫人為兩個姑娘傷心，也哭了一場。

翌日清晨，風住雨霽，大船鳴鑼南下。那時正值六月天氣，南風徐拂，遙送兩岸荷風，香氣連綿幾百里，漸漸進入江南了。

正是：

天涯浮雲鄉關遠，滿江繁花漣漪香。

一日經過高郵湖，到了江都附近。江都即揚州。五記功三增勳與節度使官職相等，從揚州以南都屬管轄之內，地方州官縣官得報，到江邊迎接。

那時賁侯業已差遣龔高去杭州籌辦衙門事務。揚州蘇知府的兒子蘇令安是熙清的姑爺，也備了禮品來迎接岳父。那時碼頭上船隻麇集，岸上車馬無數。眾船中有一艘大船桅桿的旗幟很整齊，大纛在風裡飄揚，時卷時展，看不清上面的字，只有「奉敕」二字看得清楚，想來是賁大人的船了。先派人稟報，蘇令安上了大船，跟著高珍進艙一看，多少官員坐在那裡。賁侯見了女婿心裡喜歡，蘇令安向前雙腿下跪請安，還替父親蘇知府單腿下跪請安。賁侯站起握手問：「老親家好！」蘇令安又向眾官員施禮見面。賁大人笑道：「這是賤婿，請諸公賜教。」眾官員欠身微笑說：「不敢當！」蘇令安生得俊俏潔白，舉止文雅，眾官道：「衙內真不愧是大人之佳婿。」

賁侯對璞玉說：「將妹夫引至後船與你母親見面。」璞玉「喳」一聲帶蘇令安出去。

眾官見賁侯有事，不宜久坐，起身要走，賁大人送到船艙門口，眾官頻頻說，「請留步。」等眾官出出，進艙已是燈火輝煌、滿船通明了。

蘇令安將熙清眼下不能來，到杭州後再來請安的事兒說了以後，到前艙與賁侯談到深夜方歇。

翌日，眾官遣人持手本宴請賁大人、蘇少爺去平山堂赴宴，賁侯允諾。早飯後帶領公子和東牀，回拜眾官來到虹橋渡口，眾官早在那裡備了畫舫等候。賁侯下轎，見了眾官，坐上畫舫溯流而上。滿江水光激盪，荷花習習，兩岸的畫欄飛簷，鬆亭竹樓，環山沿水，相與掩映。還有垂柳連綿，蟬聲鼓噪，畫舫爭流。那些青山白塔，飛鳥在斷雲裡翱翔，眼前美景真是絕妙的一幅工筆畫。不久到了平山堂下，眾官先登岸等候。畫舫在水榭旁邊停泊，賁侯登竹橋上岸，與眾官遊覽一會兒，又憑弔了歐陽修的遺蹟，坐在正廳飲茶，一個戲班子來彩排戲劇。那蘇衙內專愛清靜，不好熱鬧。戲一開演就是《豐年鬼弄》等熱鬧戲，蘇令安起身離席說：「乘一會兒涼。」走了出去。璞玉也跟了出來，一同到水邊欄杆上看了一會兒釣魚，又登竹樓納涼，蘇衙內就躺在竹椅上睡著了。

璞玉下樓，觀賞清幽景色。走去時，僕從問道：「少爺上哪兒散步？」璞玉笑道：「散步就是信步走走，隨意閒溜口才叫散步。如若事先定了去處那就不叫散步了。雖有好山清水，還有什麼興味！」大家低聲笑答「對！對！」

璞玉倒背著手，信步閒逛，順著平山堂正面小路走去。

那時正值三伏天氣，晴空萬里，烈日當頭，象在火爐裡一樣。侍從都汗流浹背，又渴又熱，扇著扇子，氣悶喘吁。走了不到二三里，到了一個舊墳塋地，滿地雜草叢生，有二尺多深，那些墳堆兒不少已經坍塌了。璞玉看了又歎息。永柱熱得忍不住道：「少爺回去吧！這草叢裡的熱氣薰著不是好玩的。花廳陰涼的地方不坐，太熱天在舊墳地裡有什麼可看的？」璞玉道：「你們要是熱得受不了，坐在那邊松樹底下休息一會兒！我在這兒轉轉，倒挺痛快，不覺得熱。」又轉到一個大墓前，這墓不甚坍塌，只是墓碑稍稍偏斜了一點兒。上面寫的是：「輔國公封贈三品通議大夫金如山夫妻之墓」，璞玉驚愕自忖：常聽說舅老爺名諱如山。但不知為何在這兒？又看前面的石桌，有一半纏繞了許多山竹、藤蘿之類的野花野草。璞玉對這位長眠九泉的尊長，總覺得有點崇敬之情，便叫僕從們去取香燭果酒，說要祭奠墳墓。馬柱笑道：「大爺真會耍笑，咱們為什麼無故給別人的墳上供？況且買香燭果酒必得進城，這裡荒郊野外上哪兒去買？」元凱道：「大爺真想磕頭，我壘起一曰土放在石桌上，大爺磕上幾個，盡一份心好了。」說完就用佩刀刈草，將一濕土壘在石桌上。伯林又折了根粗草插在上包上笑道：「這叫草香。」璞玉撩起衣襟跪在墓前磕頭，眾人站在他後面沒有不笑的。小侍童奇書也笑道：「那邊還有一個小姐墳，大爺索性拜遍這塊墳地，我們也算把他們的墳墓都祭掃了一次。」璞玉真的跟著奇書去看，右邊有一小土墓，已經坍塌不堪。前邊有小碑，寫的是：「金氏舍女琴默之墓」。璞玉沒見這幾個字還不打緊，現在親眼目睹，就是鐵石心腸也淚零，幾步向前邁去，跪在那短碑的前邊高聲大哭。

這一哭真似節婦孟姜女哭塌了萬里長城，義臣成紀叫苦喚散了敵兵。先笑的那些人聽了這哭聲也無不傷心。眾人勸阻扶起璞玉，見那墳墓塌陷不已，璞玉用自己的衣襟搬土。眾人知道他的意思，各自用刀挖土。瑤琴、寶劍、奇書、古畫四人搬土時滿臉汗水，泥污滿面，眼睫毛上也沾了上。永柱、馬柱、元凱、伯林、福海等人更不用說，兩手、衣襟沾滿了上，睫毛、眉毛、鬍鬚上也都是泥。真是人人怪樣，面面相覷，哈哈大笑。元凱問伯林道：「你們跟了老爺十年，嘗過這個滋味嗎？」馬柱道：「你們今後記住，跟著大爺遊玩時必須帶好銚、鏟、筐和扁擔。」元凱對福海道：「你媽死了就請大爺去，少不了添土幫忙的人。」說笑之間墓堆已高，挖上的坑深了不少。璞玉看墳已堆成，教侍童們在四處山坡上採來各色各樣的草花野草，擺在墓前，躬身道：「姐姐集玉骨冰容、賢慧明哲於一身，而蹉跎一世。紅顏無緣結知己，青山有情葬佳人。桂容檀質，雖化煙塵，在天仙靈，定能知曉。弟獻心香一瓣，望姐來饗！」末等說完，左腿陷在上裡，踩塌了個土坑。眾人忙將鬆土掀開，一看，坑裡有一個石匣。璞玉忙道：「別亂動，怕是琴默小姐的遺骨。」眾人道：「不是。」打開石匣蓋兒裡面裝的是一個紫檀香木小匣。

璞玉從匣裡得到何物，且聽下回分解。